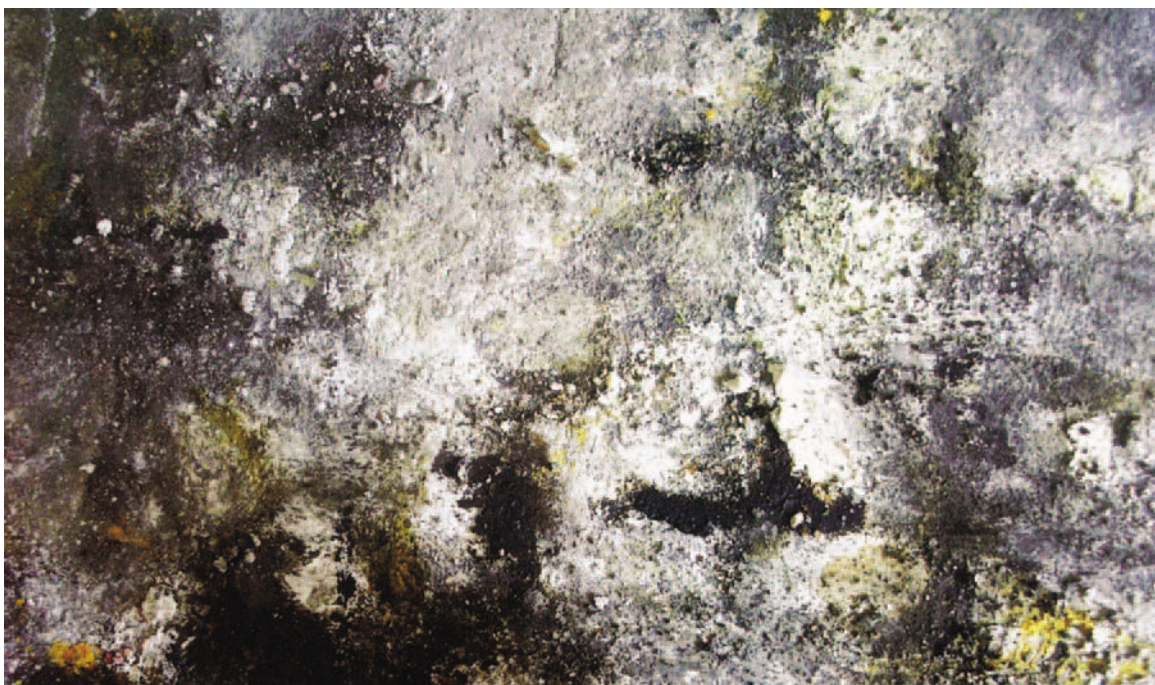


澳門文化遺產隔岸觀

安 東*



心經之一：澳門老城牆的幻影

安 東 · 2005 年

澳門從其文化遺產及其保護延續的角度觀察，毋疑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幾百年來，它見證了中西文化的風雲變遷，卻像一個葫蘆那樣囊藏着有形無形的文明型態與文化走向。這一點，正好讓我們這些還在坎坷的行走者感到無比驚嘆。原來這麼個巴掌大地方，卻相當接近於完整地記載了一個人類昨天、今天甚或是明天的故事。當人類生存的其它地方，或以戰爭的自然的文明的種種方式，變成了一個又一個遺址或廢墟，又不停地在廢墟上不惜花樣翻新裝模做樣的時候，我們卻以心平氣和的方

式像在看着一部老記錄片，在這塊東西方文明往返進出之地，觀賞有關人類近代文明史層層疊疊的記憶。

作為一個歷史城區而成為世界遺產，而不是某一個點或者城市的某一切角，那也就是說，整個老澳門都是世界遺產。它所承載的記憶遠不止是過去的時間和過去的區域，而是屬於我們今天生活着的人類，它包容着滄桑歲月，並且指向未來。這塊土地上的氣息、生態、人脈，就是連接着這份世界遺產。其中某一道街巷，某一塊石礮、磚雕或木刻，都在這份世界遺產的版圖裡活了下來，並且承載着這個東方僅存的

*安東（1962-），本名安繼承，1986年畢業於廣西藝術學院（油畫專業），1983年組織“五人畫展”，1984年參與“同窗畫展”，90年代迄今任職於珠海市博物館，其間參與日本福岡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現代繪畫三人展”、廣州中國藝術博覽會、澳門國際視覺藝術中心邀請展、美國當代藝術邀請展、法國個展、南美及歐洲十六國展。

諧謔故事。澳門的眾神將這樣一份世界遺產留給我們，它所塑造的景觀以及被景觀塑造的澳門人毋疑已成為一個無法分開的整體。不管是在鋪着碎石街區上行走的遊人，還是在斜陽下的大三巴牌坊上空掠過的白鴿，都在溫暖着與底祐着這個安寧的小都市。

保護也是一種創造，延續是我們別無選擇的考驗。當人們每天醒來時，周而復始的生命運行就在人們的意志之外生生不息地存續着；可能一方面有一種更大的無形力量正在關照着此生生不息的運行，這幾乎也在揭示人類自身內部就是無限的小宇宙。當我們內心超越了外部限制就會失去平衡，就會出現斷裂，甚至破壞；而這一切，常常在悲劇發生之後才催人清醒過來，其代價亦無法逆轉不可復原。古人早已把天地人的平衡之道告訴後人，但我們總是以事後諸葛亮的態勢自居。澳門和其它地方一樣，每天都有新的故事發生，而新建築的景觀並沒有壓迫舊的景觀。澳門沒有在風景線上以新代舊地去搶掠爭奪，而總是相安無事息事寧人。這就如同同一張畫，妙在將不同的形態色彩和筆墨構成置於一體，和諧相處。一幅畫考驗的是一個藝術家的才

能，而一個城市則在拷問所有人的品格和能力。澳門走到今天，除了人數極有限的設計師和市民，還須依賴一個“小政府”的有效運作。我們似乎都對這個袖珍家園有所敬畏，因為在城市的背後應該還存在着一個常人的目光未能觸及的地方，即其地脈、氣脈和人脈。顯然，矛盾永遠伴隨着社會，城市也與時俱進地向外拓廓。創造與保護、傳統與現代、今天與未來，依舊在考驗着澳門人：澳門人當下是否還有更大的忍耐力？澳門人該怎樣出色地永久地維護這份屬於全人類的瑰寶遺珍？

許許多多的記憶，在人們成長的路上，被隔斷了。我們已經難以觸摸這一道歷史長河悠然逝去的無盡波濤。在中國內地，種種慘烈的沉痛已使城市與鄉村多多少少傳染上了失憶症，關於城市和鄉村的陳年故事，它們祇能在口述歷史中苟延殘喘了。到底是急速變化的時代還是躁動不安的心靈硬要把記憶抹掉？難道咱們可以一夜之間集體地離開祖先的歷史背景、離開久居的黃土地、離開千年老皇曆嗎？——然而，大家心裡都明白的是，逐漸失去磁性的歷史卻留下了抹不掉的悲悼和傷逝。



澳門城堡：Chunambo 的幻彩（麻布、墨、膠、漆粉 160 x 320 cm）

安東·2005年



老澳門：一段歷史延異之痕迹

安東·2005年

我們從隔岸遙距一箭之地，渡到澳門街，霎眼間又完全恢復了記憶。本土的媽祖神、關帝爺與觀音大士的廟堂，以及各種西來風格與東方形態並置的教堂，讓我們一溜眼就真正地置身於東西文明交會融合的焦點上了。它們除了以各種古典風格在建築遺存上強烈而細膩地表達之外，那一種強烈而細膩、出格又和諧的對比，竟然從明末清初一直延續到現在，那正是活生生的繼承與存在。譬如，16世紀歐洲古典建築樣式的教堂——那聖老楞佐教堂所具有的巴洛克風格，到上世紀30年代紅街市德國理性主義建築的遺存，至回歸前夕才出現的澳門藝術博物館之後現代主義建築樣式，讓我們在一段最短的海岸線裡飛快地瀏覽了一冊四百多年的建築史，而且親歷其境感受到其中撲面而來的清新醇厚的人文氣息。今天的紅街市是人來人往的魚肉菜市場，其旁卻有一座鳥語茶香的廣東老式茶樓供小市民和文化人聚會品茗觀賞書畫。澳門街的物質生態燈紅酒綠恣情揮霍，卻未有改變澳門街建築史的多元文化特

色，反而使歷史建築群獲得了再造的生機。大三巴天主教博物館與街巷民居相鄰，澳門博物館與大炮臺殘垣共處，海事博物館與避風港的漁船對望，這一切並不是電影製造的蒙太奇景象，而都是實物與我們肌膚貼近心靈相通的真相。同樣是宮殿式娛樂場的葡京與美式大殿的金沙遙峙並存，也讓我們驚訝其和諧相處的奇妙魅力。不同的文化立場和自由意志，皆在分享沉醉律動的吟哦，這釀了幾百年的老酒才剛剛打開封泥，似乎可供咱們這群酒鬼醉仙喝到下一個千禧年，甚至直抵世界末日。

16世紀傳來的白鴿巢石洞中獨眼詩人賈梅士仁兄低沉的誦詩聲迄今仍在耳畔迴響，就像珠江口四百年來端陽龍舟的鼓聲和槳聲猶在澳門上空起伏喧騰，這個城市的歷史時空無法全部裝進博物館櫥窗，它們祇不過容納了澳門港歷史的一個投影而已。假如漢字和葡文是這裡擁有的東西方神髓，今天世界正在慶幸擁有“澳門”和“Macau”這兩個散發着寶光的美麗異常的東西並存的獨特名稱。



MACAU 圖象殘存於遠東歷史之記憶者

安 東 · 2005 年